

何三坡/主编

露天音乐汇

Collection of The Masters of Music

何三坡/主编

露天音乐汇

Collection of The Masters of Music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露天音乐汇 / 何三坡主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8
(艺术札记系列)
ISBN 978-7-300-11096-7

- I. 露…
- II. 何…
- III. 音乐—文集
- IV. J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40264号

露天音乐汇

何三坡 主编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31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易丰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规 格	148 mm×210 mm 32开	版 次	2009年8月第1版
印 张	6.375	印 次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180 000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编辑手记

循着人类的足迹，慢慢回溯，在心灵的花园中，就能不断地与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大师进行无数次美妙的邂逅。每一次邂逅，都充实而生动，美丽而感人。

浩瀚的星空，漫长的历史中，电影、音乐、美术、文学等各路人间精英，用绝妙的笔、用卓越的智慧书写了人类的心灵世界，描绘了精神的未来，从而为后人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那些在历史巅峰上的声音，那些在历史长河中的巨浪，那些在历史星空中的名字，都不应该被遗忘。

为此，我们精心为读者编撰了《艺术札记》系列丛书，收录了上个世纪艺术大师的札记。本书所录，是音乐大师们的随笔与札记。

对艺术品的评论如名画赝品一样泛滥，有的评论家经常自以为是行家里手，他们用一口标准的术语滔滔不绝地对伟大的艺术品指手画脚，负责解释一切。艺术家们试图摆脱陈腐的传统，却时常被评论家粗暴地当做印象主义、象征主义这样笼统的名词对待。而艺术家们的作品也被粗鲁地强制加上一些主观和无病呻吟的意义。

音乐家们不像作家，他们写的文字并不常见，所以音乐作品经常遭受误解。然而，好的音乐作品只给听众提供想象，而不会提供任何饶舌的解释。因为真正的美除了让人静默之外，不可能有别的效果。音乐本身就是最好的解释。肖斯塔科维奇说：“我不需要什么历史性的或者伪善的评论，关于音乐的任何语言都不如音乐本身重要。”

本书没有任何自以为是的品评，全部出自上世纪最出色的音乐家的手笔。看完这些文字，也许读者会发现，评论家们辛苦的评价其实是可笑的，他们费劲头脑也不理解音乐家们的拈花一笑。德彪西说：“我只不过有一些‘善良的愿望’而已。”

读着大师们自己的音乐笔记，或许是最安心和智慧的选择。

序

几乎从一生下来，我们就待在无边的现实里，随着成长，你愈来愈发现它的辽阔、沉重与艰难。后来，有一天，可能因为一首诗，一篇小说，一幅画，一部电影，一个瞬间，你的眼前展开了另外一个奇妙的世界。这个世界被人们称为艺术。

千百年来，有关这个奇妙世界的传说很多，我比较相信德国画家贝克曼的一个说法：艺术是最有趣的游戏之一，就是这种游戏，化解了人类的沮丧与艰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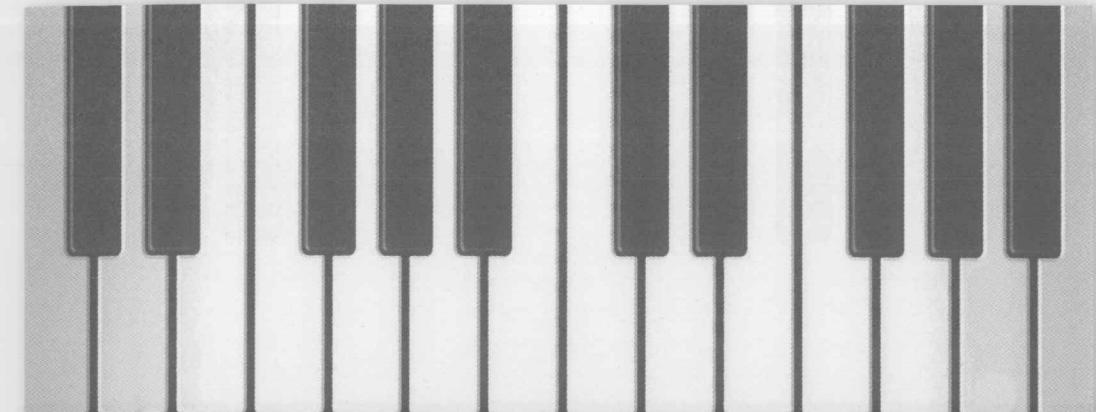
这些游戏的趣味之处还在于，它有这样的魔力：有时候让我们陶醉、狂喜，有时候让我们悲痛、伤怀，它常常会让我们在歌哭之后，回到物质世界里，开始更加珍惜我们生命的美好与光辉。给我们带来这些游戏的人，通常被称为艺术大师。他们在用怎样的魔法，让我们欢喜悲伤？让我们超越平庸的生活？让我们拥有另外一个诗意的世界？

这些秘密，一直让年轻时代的我倾心不已，我相信仍有更多的年轻人向往它，而这套丛书，试图给你一把钥匙，希望你用它打开所有的秘密。

是为序。

何三坡

2009年4月于北京燕山



Contents 目录

001	德彪西	
	理查德·施特劳斯	002
	天才的启示	004
	露天音乐	006
009	萨蒂	
	我与德彪西	010
	杂谈	011
	动物的智力与音乐才能	012
013	格什温	
	音乐是一门情感的科学	014
	爵士乐的节奏	015
017	勋伯格	
	鲁宾斯坦印象	018
020	小泽征尔	
	我的指挥生涯	021
050	冼星海	
	留学巴黎	051
056	帕瓦罗蒂	
	成名	057
065	谭盾	
	美国之梦	066
	无声的震撼	073

080	梅纽因	
	幼时心目中的英雄与读物	081
	受不了流行音乐的喧闹	084
	小提琴更有人情味	086
	生活是创作的宝贵源泉	088
	我没有积聚财富	090
	演出中的意外	091
094	肖斯塔科维奇	
	老橡树挡在他们的路上	095
	勇敢的乐曲	102
	作曲札记	105
110	杰克逊	
	我喜欢领导新潮流	111
	成功后的欢乐与烦恼	112
	善良的母亲, 神秘的父亲	114
116	威尔第	
	金色的翅膀	117
124	理查德·施特劳斯	
	产生旋律的灵感	125
	指挥的资质	129
	写在唱片套上	131
132	汉斯立克	
	音乐的美	133

138	普罗科菲耶夫	
	旋律会不会枯竭	139
	艺术家与战争	142
149	宫城道雄	
	音的世界	150
	春之声	153
	四季的情趣	156
162	武满彻	
	有感于“凝缩后的音乐”	163
	关于人类的存在危机	165
167	哈里斯	
	我越来越迷恋音乐	168
170	科普兰	
	现代音乐是我们的音乐	171
173	小室哲哉	
	杂种文化	174
	莫扎特的秘密	177
180	麦卡特尼	
	伤逝	181
183	夏里亚宾	
	面具与心灵	184
190	后记	

德彪西

Debussy

法国 (1862—1918年)



出生于巴黎的德彪西，10岁时即进入音乐学院学习钢琴与作曲，很快才气惊人，24岁时即因创作清唱剧《浪子》而获罗马大奖。

他的音乐创作因力破传统的叙事陈规、偏重内心感受而令人面目一新，被奉为印象主义鼻祖。他的主要作品有管弦乐曲《夜曲》《大海》《牧神午后》，钢琴曲《儿童角落》《贝回莫组曲》《组曲：为钢琴而作》等。

理查德·施特劳斯

最近指挥拉姆赫音乐会的乐队进行演出的理查德·施特劳斯先生并不是《蓝色多瑙河》^①的作者的本家，他于1864年出生在慕尼黑，父亲是王室的乐师。他在年轻的德国差不多是唯一有独创精神的音乐家。他指挥乐队所表现出来的杰出的音乐才能很像李斯特，他把音乐建筑在文学基础之上的用心又很像我们的柏辽兹。他的交响诗的标题即是证明，譬如：《唐·吉珂德》《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提尔·埃仑施辟格尔愉快的恶作剧》。

毋庸说，理查德·施特劳斯先生的艺术并不总是特别富于幻想色彩的，但他肯定是通过有色彩的形象来进行思维，并且好像是用乐队来描绘他思想的线条。这是一种不平常的、很少有人采用的创作方法。在这种方法里，理查德·施特劳斯先生还找到了一种发展主题的方式，这种方式已不再是巴赫或贝多芬的严格的建筑体的方式，而完全是一种节奏色调的铺陈。他以一种绝对冷静的态度，把调性最不相同的音放在一起，丝毫不注意可能产生的“刺耳的”效果，而仅仅注意他所要求的“生动的”效果。

所有这些特点，在交响诗《一个英雄的传记》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理查德·施特劳斯在巴黎演出这首乐曲已经是第二次了。人们可以不喜欢某些近乎平庸和近乎过分的意大利风味的思想出发点，但是人们很快就会被吸引住，首先是被配器丰富神奇的变化，其次是被一种使你们激动起来并要你们激动多久就激动多久的热烈的感情，你们再也无力控制自己的感情，甚至没有注意到这首交响诗已经超过了这类作品所惯有的长度。

再说一遍，这首交响诗是一本画册，甚至是一种类似影片的作品……但是需要说明，以持续不断的努力写出这样一部作品来的作者并不完全是有天才的。

他以演出《意大利》开始登上乐坛，这是一首包括四个乐章的交响幻想乐（青年时代的作品，我想），其中已经具有了理查德·施特劳斯未来的独立性格。我觉得这首乐曲的发展似乎长了一点，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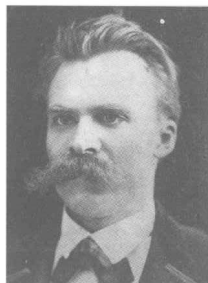
理查德·施特劳斯

①《蓝色多瑙河》的作者为约翰·施特劳斯（1825—1899年），奥地利人。

没有摆脱俗套，但是题为“索兰特海湾”的第三乐章的色彩非常美丽……接下去是从他前一部歌剧《火灾》中抽出来的一个爱情场面，这个场面由于脱离了原歌剧的框框而大为失色。其次，由于节目单上没有任何说明，因此乐曲情节的先后安排完全是不可理解的。某一段掀起乐队的急风骤雨的描写，对于一个爱情场面来说，似乎太可怕了。在歌剧里，这种急风骤雨式的描写也许是正当的。这可能是歌剧院上演一些新东西的机会哩。因为我不以为人们奢想在演出年轻意大利的现代歌剧中让自己学点什么东西。

理查德·施特劳斯先生没有疯人似的发绺，也没有羊痫风似的指挥动作。他身材高大，犹如那些含笑走过野蛮部落的伟大探险家，举止大方、坚决。——为了撼动一下听众的文明，也许需要有点儿这种风度吧？——他的前额仍旧是一个音乐家的前额，但他的眼睛和举止却是一个“超人”所具有的，如同大概是他的老师尼采所说的那样。他向尼采学来了对蔑视愚蠢的多愁善感，以及要求音乐不再无休止地为我们的黑夜照明，而要求音乐代替阳光。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在理查德·施特劳斯的作品里确实有阳光。人们看得出来大部分听众是不喜欢这种阳光的，因为即使知名的音乐爱好者也毫不含糊地表示了他们的不耐烦。这并没有阻止人们以热烈的掌声向理查德·施特劳斯表示敬意……我对你们再说一遍，对于这位人物征服人心的威力是无法抗拒的。

(张裕禾 译)



尼采（1844—1900年），德国著名哲学家。他是西方现代哲学的开创者，同时也是卓越的诗人和散文家。

天才的启示

人们大谈特谈合唱交响曲，谈得乌烟瘴气。奇怪的是合唱交响曲并不曾被一大堆议论所湮没。瓦格纳曾经建议充实乐队，另外一些人设想用打幻灯的办法来解释情节。由于他们认为这首交响乐里有谜，这样做，或许可以把谜搞清楚。但，这样做真的有用吗？

贝多芬不是为了两分钱就变成“文人”了（至少，不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文人”的意思）。他很骄傲他爱音乐。音乐对他来说，是热情，是欢乐。他的私生活中是十分缺少欢乐的，这对他来说是极其痛苦的事。或许只应该把合唱交响曲看成他的音乐骄傲感的一种比较过分的显示。有本小册子记录了这部交响曲的末乐章主导思想的两百多种不同的构思，这表明了他所进行的顽强的钻研和纯粹音乐上的探讨（席勒的诗在这部交响曲里实在说只具有音响的价值）。他希望这个主导思想把它一切可能的发展都包含进去。这个主导思想其本身既具有神奇的美，而从它符合了作者对它的一切期望来说，它也是辉煌的。

一种思想，放在人们为它提供的铸模里，能有如此的柔软性、延伸性，真是没有比这更成功的例子了。主导思想的每一次发展，就是一次新的欢乐，不使人感到疲倦，不使人感到重复，简直如同一棵树，它的全部叶子同时冒出并开出了奇妙的花朵一样。在这部巨型作品里，没有什么多余的，即使那被新近的美学家视为冗长的行板，也不是没有用的。在持续不断、节奏鲜明的谐谑曲和乐队奔腾直泻、势不可当地把歌声推向光辉的末乐章之间插进行板，难道不是预先巧妙安排的一个休息吗？

再说，这位已经写了八部交响曲的贝多芬，几乎是命定要写第九部的，并且决心要超过前八部的水平。我看不出有什么地方可以让人怀疑他的成功。尽管这颗醉心自由的心灵，由于命运的讽刺的安排，碰到大人先生们不仁慈的友谊对他形成的金色铁窗而受损害，洋溢的人道主义感情却打破了交响曲惯常的局限，从他的心灵里迸发出来。贝多芬内心充满了痛苦，热烈地盼望人类能够理解他，因此他通过千百个嗓子，向他最卑贱的和最贫苦的“弟兄们”发出了这种呼声。这些弟兄们听到他的呼声了吗……这问题很难回答。最近，合唱交响曲和理查·瓦格纳的几部酸腐的杰作放在一起演奏——《坦



贝多芬（1770—1827年），伟大的德国作曲家、维也纳古典乐派代表人物之一，对世界音乐的发展（从古典主义时期到浪漫主义时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被世人尊称为“乐圣”。

豪塞》《齐格蒙特》《罗恩格林》又一次为主导主题的权益而叫喊！老贝多芬严肃正直的威严轻而易举地战胜了这些头顶高帽、资格不明的先生们的江湖语言。

我觉得，自从贝多芬死后，交响乐已经显得无用了。舒曼和门德尔松也同样不过是恭恭敬敬地重复着相同的形式。可是第九交响曲却是一个天才的启示，是一个力图扩大和解放习惯了的形式，使其具有动人的壁画规模的伟大愿望。

贝多芬真正的教导，不是要我们维持古老的形式，更不是一定要我们步他的后尘。我们应该打开窗户，看看自信的天空。我觉得，人们几乎把窗户永远地关上了。交响乐上的某些天才的成就，也很难抵消习惯上称之为交响乐的那些学究气的呆板的习作。

俄国的青年学派试图借助“民间主题”来恢复交响乐的青春：他们成功地雕琢了光华四射的珠宝。但是，在主题和势必要给予的发展之间，难道没有不自然的失调之处吗……民间主题很快就在乐坛上流行了起来。从东到西，人们深入到最偏僻的省份里去，从老农民的嘴里记下质朴的、优美得出人意外的民歌。这些民歌看到自己戴上了和谐的花边而目瞪口呆，因而带着一些沉郁拘谨的风味，但不可抗拒的复调变化，迫使它们不得不忘却自己平和的本来面目。

难道不顾这许多尝试性的变化，一定要做出结论说，交响乐因其全部线条的优雅，其庄重、工整的气派，其冷静、油头粉面的听众，它就已经过时了吗？人们真的只是用现代配器法的刺目的铜质代替了交响乐的已经失色的金框框吗？

交响乐一般是根据作者小时候听到的教堂里的众赞歌写成的。第一部分，习惯是呈现主题，作者根据这个主题写下去，然后开始必要的分解；第二部分是一些无病呻吟的玩意儿；第三部分贯穿一些十分感伤的乐句，略略表现出一种天真的欢乐；合唱这时便退去，这还比较适当。可是，合唱又重新出现，于是继续分解下去。显然，专家们对这才感兴趣。他们擦擦额头上的汗水，同时听众要求意见作者……可是作者不出来。他很谦虚，只听取那些肯定是“权威”人士的意见，而我觉得，这些权威人士的意见，却使他无法听到比较个别的意见。

（张裕禾 译）

露天音乐

的确，法国人民一点也不喜欢手摇管风琴了……差不多只是在一年一度，象征自由、平等、博爱的“七月十四日”，或者在那些适于流氓地痞交头接耳而不适于音乐爱好者遐思逸想的广场上，手摇管风琴还敢于用它们沙哑的嗓子来为人们消愁解闷。

需要为此而惋惜吗？需要为此而断言法国的音乐水平下降了吗？我没有权利偏于肯定，也没有权利为此而责备任何人。虽然如此，著名的乐器制造商卡维奥利先生看来并没有完全尽到他的义务。

这几年来，虽然把《乡村骑士》间奏曲、《蓝色多瑙河圆舞曲》以及一些别的杰作录制下来，难道真的这样就满足了吗？为什么故步自封呢？卡维奥利先生不能适应一下我们最著名的当代作曲家沽名钓誉的需要吗？有一大堆音乐已经为星期音乐会所放弃了，倘若卡维奥利先生不再用一种令人失望的冷漠态度来与他的时代的希望相对抗的话，这种通过手摇管风琴的演奏，一定会恢复迷人的青春面貌。先生，我们恳求您，请您做个现代人吧！不要把新式乐器的乐趣单独让黑人国王享受吧！要知道，波斯国王已经有了一架几乎能演奏瓦格纳的《帕西法尔》序曲的电动管风琴。假如你以为波斯国王的宫苑里演奏这类作品可以使瓦格纳引以为荣，那你就错了！

尽管他对神秘的东西感兴趣，这种兴趣仍然是暧昧的。您承认这点吧！况且，他自己不是几次三番说过他只会法国被人理解吗？——能够希望您终将看到您的义务何在吗？歌剧院已经毫不犹豫地上演了《丑角》；请您别再犹豫了，制造一些可演奏瓦格



德彪西在家中演奏

纳的四部剧的乐器吧!

实际上,以上这些看法从表面看来是无足轻重的,因为人们对事物的平庸表示担忧只是为了惋惜一下,而从来不是为了有济于事,对于那些觉得为手摇管风琴做这种袒护有些可笑的人,我们可以回答说,问题不是出于音乐爱好者一时高兴,而在于我们应该试图反对群众平庸的心理。

即使不庇护音乐咖啡馆的老顾客,也不庇护拉姆赫音乐会的老听众,仍旧应该承认二者各自找刺激的方式都是有道理的……还有一些人,他们只有在“露天音乐”里才能找到刺激。这种“露天音乐”,像我们当今所进行的那样,是人们所能想象得到的最好不过的平庸的向导。总之,为什么公园和散步场所只用军乐来做点缀品呢?……我知道,有共和国卫队的军乐……但这还是属于奢侈品……几乎是一种外交工具。

我喜欢设想一些比较新颖的、完全和自然环境相配合的欢乐场面。军乐不是可以使人忘却长途跋涉之劳并成为街道上的欢乐吗?军乐集中体现了在每个人心里悸动的祖国之爱,沟通了沉默的糕点铺送糕点的小孩和怀念阿尔萨斯·洛兰但从不肯提起的老先生的心。诚然,谁也不会想到要否认军乐的这些高贵的作用,但是,在公园和散步场所上放送军乐,确实成了许多留声机共同放出来的噪音。

人们可以设想一个人数众多的乐队,再加上人声的协助。这样,就有可能出现一种专门为“室外”写的音乐,音域广,声乐和乐器的运用都很大胆;它将在沐浴在阳光下的公园上空回响,飘荡。这种在音乐厅陈腐的空气里显得不正常的和声,肯定会在室外显出真正的价值来。或许人们还会找到办法来摆脱笨拙地把音乐弄得很臃肿的形式上的怪癖和武断地规定调性的怪癖。

应该懂得,问题的关键不是在“庞大”上下工夫,而是在“伟大”上下工夫;问题的关键也不是麻烦回声来重复尖厉的号角声,而是利用回声来延续群众内心的音乐幻想。

空气的波荡、树叶的颤动、花儿的芳香,三者相互陪衬得妙不可言,因为音乐能够把它们连缀得天衣无缝,就好像它们是自

动结合在一起的。安详、挺拔的树木免不了会使人想起大管风琴的琴管，也免不了会用它们的枝叶为一群群孩子遮阴，在树荫下人们教这些孩子学唱古老的美丽的圆舞曲。这些圆舞曲后来被那些拙劣的歌曲叠句所代替，使得今天的公园和城市大煞风景。同时我们还可以在其中再次遇到那种“对位手法”，这种手法，我们运用得刻板而严肃，而法国文艺复兴时代的先辈大师们则运用得灵活而风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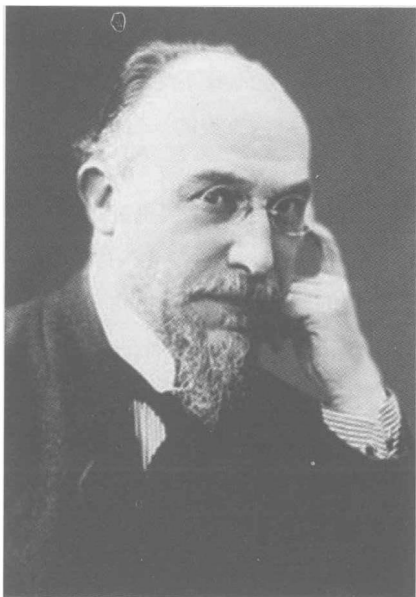
假如做到了以上所说的这些，我承认，对于手摇管风琴的被流放我就会毫不伤心了，然而我很担心音乐令人闻起来仍然带点闷闭太久的霉味……

(张裕禾 译)

萨蒂

Satie

法国 (1866—1925年)



诞生于贵族家庭的萨蒂，少年时就学于巴黎音乐学府，与德彪西有同窗之谊。上学期间即开始创作。他的作品风格幽默，充满了超现实主义色彩，与当时的印象主义之风大相径庭。因此，他一度被音乐圈视为怪杰并为时代不容。但他的创作手法不仅启发了后来轰动一时的“六人团”和阿格伊派，其音乐中的怪异特质也被近代的许多前卫作曲家极尽推崇。